

各地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

探索体制机制 鼓励社会参与

本报记者 王学思

“社区里的文化乐园，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舞台上的百姓故事……”前不久，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专门推出了一期聚焦基层文化服务升级的节目。节目播出当晚，文化馆业界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以往文化馆在这类节目中出现不多，这一变化体现了文化馆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提升。

的确，近几年，文化馆领域的创新发展卓有成效，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质量显著提升，享受服务的方式愈发便捷。各地在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其成效可圈可点。

盘活存量 提升质量

文化活动、艺术创作、文艺辅导、送戏下乡、队伍培训等是文化馆系统日常开展的核心业务。然而，在基层特别是乡镇、村一级，“这个村想编排一个舞蹈节目，找不到老师；那个镇想搞一台晚会，音响设备不理想”的情况并不罕见。人才队伍、演出设备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基层文化馆(站)服务能力不强、文化活动的品质不高、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

如何破解？其实，2015年1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就提出：“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推进总分馆制建设，加强对农家书屋的统筹管理，实现农村、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2016年12月，文化部、财政部等五部门印发的

《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也指出：“推进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的总分馆制建设，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任务，对于有效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促进优质资源向基层倾斜和延伸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浙江嘉兴是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起步较早的地区。2015年底，嘉兴海宁市建成以市文化馆为总馆、12个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为分馆、217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支馆的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系。两年来，通过加强对文化阵地专职管理队伍的“上派下挂”、统筹管理，以“人”为纽带，实现了全县文化馆总分馆资源的共建共享、统筹调配。2017年，海宁市文化馆总分馆三级联动下乡演出191场、举办视觉艺术巡展12场；总馆下分馆、支馆免费艺术辅导102期，培训学员4000多人；总馆以“文化有约”的形式接受分馆、支馆预约举办的“美丽海宁大舞台”下基层演出76场，参与演员5600余人次，观众超过12万人次。通过总分馆的建设，乡镇、村一级现有的文化资源被盘活了，基层文化活动在数量和品质上都取得了很大飞跃，百姓满意度不断提升。

做强总馆 不搞“翻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解决的就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创新的问题。

在2017年文化馆年会“创新实践提升效能——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主题论坛中，业界围绕有效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发展等重点问题曾展开深入研讨。专家们指出，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首先要做强总馆，总馆的业务能力要能够辐射整个县域，协调总分馆体系之间的资源配置和交流互动，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解决文化馆运行中的“设施孤岛”问题。此外，分馆的建设不能搞“翻牌”，要采取“举手制”，只有当分馆所提供的服务达到了与总馆相当的要求时才有资格成为分馆。

那么，文化馆总分馆具体应该怎么建？嘉兴的思路是通过提升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标准化，促进服务均等化，因此形成了以“统一网点布局、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数字服务、统一效能评估、统一下派上挂”为主要特点的总分馆服务体系。

无独有偶，江苏省张家港市也将着力点落在总分馆制建设的标准化上。去年9月，张家港制定出台了全国首个县级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标准，量化了设施建设的各项指标，细化了人员的配置和派遣方式，明确了服务供给模式，同时在文艺团队建设、数字服务、考核评估等方面也都提出相应的规范。实践证明，细致的规定和量化要求，更有利于文化馆总分馆体系实现规范化运行。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当前，全国各地已经全面开启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探索，一些先

行先试的地区也形成了各自的模式。比如，嘉兴市以“人”为纽带，通过“两员”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重庆市大渡口区以“1+N”业务副馆长轮派制度，实现专业人才的有效流动；新疆克拉玛依地区提出“总分馆+联盟馆”的模式，促进公共文化设施与石油石化企业文化设施的统筹利用……

由于全国各地县级公共文化建设情况不一，县级文化馆的服务和辐射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很难用统一的模式或标准来推进总分馆制建设。《指导意见》也提出：“各地根据实际，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人口分布和文化基础等因素，合理确定总分馆的布局、规模和标准。”

对此，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委员巫志南表示：“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要强化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和主导推动作用。在构建总分馆体系的过程中，‘地方特色’不应成为管理不规范的借口，财政的‘分灶吃饭’也不能成为政府不统筹的理由。”

中国文化馆协会理论研究会副主任王全吉认为，推广总分馆制还要注意与社会力量的合作，文化馆分馆的建设不一定按照行政层级来设置，符合条件的乡镇、村(社区)和社会单位都可以成为分馆。在社会力量参与方面，要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其他力量通过赞助等方式参与文化馆总分馆组织策划的活动，丰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另一方面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文化志愿服务，提高文化馆总分馆服务的覆盖面。

浙江：今年将新增农村文化礼堂三千个

本报驻浙江记者 徐继宏

在日前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2018年浙江要办好的十个方面的民生实事，其中“新增农村文化礼堂3000个”项目又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文化礼堂建设已经成为浙江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对于丰富浙江农民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组讨论会上，浙江省政协委员、民革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委王伟霞说，这个项目正好和她此次的提案不谋而合。

事实上，农村文化礼堂已经成为浙江在乡村振兴领域的一张闪亮的金名片。据了解，截至2017年底，浙江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7916家。到2020年，浙江省内500人以上的建制村一半以上将建成农村文化礼堂，千人以上的建制村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要达到85%以上，1500人以上的建制村都要建成农村文化礼堂，而有条件的县(市、区)要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

“自2013年我省启动建设农村文化礼堂以来，新增农村文化礼堂每年都被列入省政府十大民生实事，但今年这个数量从1000个变成了3000个，是过去的3倍。”在浙江省人大代表、苍南县文化馆副馆长王小珊看来，这意味着浙江将加快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步伐，在各地夯筑起更多的精神家园。“苍南县文化馆2015年开始开展‘文化煦风’行动，2017年共有演出、培训等16个项目118场次的活动送到农村文化礼堂。”王小珊说。

“文化礼堂、城市书房是温州公共文化的‘金字招牌’。据调查，通过温州文化礼堂接单平台，每年有9000多场活动送往广大乡村。”第一次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的永嘉县昆剧团副团长于腾腾也忍不住“插话”。29岁的由腾腾代表是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常在基层一线演出的经历让她更深切地感受到百姓的文化需求。“每次到农村文化礼堂演出，大家都特别热情。”由腾腾说。

“农村文化礼堂应该是具有思想教育、道德弘扬、文化传承等功能的地方。”王伟霞委员认为，关键要建、管、用结合，真正让农村文化“活起来”，让乡村人气旺起来，把农村文化礼堂打造成“学堂”“礼堂”“会堂”。

加快建设农村文化礼堂，还需要不断提高运行管理水平。王小珊代表认为，接下来，就是要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文化礼堂长效机制建设上，变“送文化”为“种文化”，培育更多的农村文艺骨干，让各地的农村文化生活红红火火。

“这两天，我们村的‘春晚’已经在热闹地排练中，唱唱歌、跳竹

竿舞……热闹得很。”浙江省人大代表、平阳县青街畲族乡王神洞村党支部书记兰锡明谈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更是兴奋。他说，王神洞村文化礼堂自建成后就成了全村的活动中心，让畲乡人民的歌舞天赋有了展示的平台。2017年，浙闽畲歌会在村里的文化礼堂举办，吸引了周边10余个村庄的村民前来观看。

据了解，下一步，浙江将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的文化礼堂管理体制，探索推进理事会等自主管理制度，分级推进文化礼堂星级管理制度，同时，改进内容供给，优化队伍建设，强化激励保障，最终形成健全完善的长效工作机制。

时讯

长春：新春颂春惠民文化季启动

本报讯 (记者刘修兵)为丰富春节期间群众文化生活，营造文明健康、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以“与文同行、向幸福出发”为主题的长春市2018新春颂春惠民文化季日前启动。

据吉林省长春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惠民文化季历时38天，由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文广新局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承办，共设计了六大类148项2026场文化活动。其中，表演类有新春颂春交响音乐会、话剧《黄大年》等23项291

场活动；会展类有新春文化大集、元宵佳节灯谜会等13项27场活动；展陈类有巴蜀映巷非遗展、百名书法家作品展、博物馆精品展等33项1154场活动；阅读类有“我是读书人”读书分享会、“小树苗”亲子阅读、城市热读、国学讲堂等18项47场活动；视听类有公益电影放映周等7项138场活动。此外，活动期间，还组织45支文艺小分队深入基层，开展送演出、送展览、送图书、送电影、送文艺辅导进贫困村、进敬老院、进社区、进军营等活动，形成城乡居民共度佳节的浓厚氛围。



日前，山东省文化馆的文化志愿者团队来到济南市槐荫区兴福派出所开展“我们的中国梦·当好红色文艺轻骑兵”活动，他们现场表演的歌舞、曲艺节目赢得了公安干警的点赞。入冬以来，山东各级文化馆创新活动形式和载体，纷纷成立文艺小分队，走进军队、军营、企业、学校等，为各界群众送去文化祝福。图为文化志愿者在兴福派出所活动室演出。 开程/图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锐/文



2月3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第二届乡村春晚启动仪式在双王办事处槐街社区文化广场举行，鼓舞、小品、唢呐合奏、眉户戏、提线木偶、舞狮表演等节目，呈现出原汁原味的乡村风情和浓郁的乡土文化。据临渭区文广局局长靳军介绍，春节期间，临渭区将发动各村举办近百场乡村春晚，丰富和活跃节日文化生活。

图为乡村春晚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驻陕西记者 任学武 摄

蹲点驻村 按需培训

——南宁市群众艺术馆“文化志愿春风行”观察

宾阳 本报驻广西记者 郭凯倩

南阳大鼓会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南阳镇的一支本土明星文艺队，临近春节，队长刘本升正紧锣密鼓地安排队员们集中练习，以应对接下来的表演“旺季”。

大鼓表演在南阳镇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是当地壮族节庆时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2016年以前，刘本升从没想过自己的文艺队能闯出这样一片天地——“2017年我们接了48场商演，一到节假日，市里和乡镇的活动场场都有我们，表演视频甚至还上了中央电视台。”而这样的改变源于南宁市群众艺术馆带来的文化志愿服务。

南阳大鼓会成立于2013年，原来队里只有大鼓，几个主要成员东拼西凑了几段鼓调，勉强应付镇上的表演需求。南宁市群众艺术馆“文化志愿春风行”的到来犹如一阵春风，给南阳大鼓会注入了新的活力。“群艺馆的老师们来了很多趟，帮我们谱鼓谱、设计动作、排练……”通过近一年的辅导，表演队伍有了质的飞跃，新添了唢呐、舞龙舞狮等表演，队员们的精气神也上去了，最近还新设计了队伍标识。在刘本升的带领下，南阳镇村村建起了自己的鼓队，并筹办起镇

上的首届鼓文化节。

据了解，2015年3月，以南宁市创建综合示范村为契机，南宁市群艺馆启动了“文化志愿春风行”，几乎倾注全馆力量，分专业派出志愿小组，分赴8个示范村开展文艺辅导培训。志愿小组主动下到基层，有针对性地为群众安排声乐、舞蹈、小品、器乐等辅导，编节目、教动作，拉出了一支支走得出去的文艺队伍。“开始我们觉得经济条件好的地方才有发展群众文化的基础，但后来发现越是贫困的地方，老百姓越渴望从文化中汲取脱贫的信心和决心。”南宁市群众艺术馆馆长韦小海说，正因为如此，2016年起“文化志愿春风行”开始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志愿服务逐步向贫困村倾斜。

“群众的需求远远大于我们所能提供的服务。”随着业务的扩大，南宁市群艺馆文艺部主任梁鸿等人再次思考服务方式的创新。2017年，“文化志愿春风行”实现市、县(区)联动，由南宁市群艺馆负责艺术指导，县(区)文化馆负责驻村辅导，共同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既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师资压力，又‘以练代训’使县(区)文化馆得到锻炼。”梁鸿说，目前，“文化志愿春风行”已经实现全市

覆盖，形成上下联动、合力推进的大好局面。

今年元旦前夕，2017年南宁市“文化志愿春风行”培训成果汇报在民歌湖水上舞台举行，来自宾阳县宾州镇等20个乡镇村屯的文艺群众成为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用壮族山歌联唱、壮族服饰秀、民族舞蹈等兼具地方特色和艺术观赏性的文艺节目，展现家乡文化生活的变化。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文化志愿春风行”已经在48个镇村建立了基层培训服务点，服务群众上万人次，为基层培育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业余文艺团队和文艺骨干，辐射效应也逐一显现。

如今，“文化志愿春风行”的志愿者每到一处，村民们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师”，亲切之余流露出感激之情。“其实‘春风行’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对我们是将信将疑的态度，私下里还嘀咕我们做的是不是‘面子工程’。”林凡凯是南宁市群众艺术馆文艺部的舞蹈培训老师和“文化志愿春风行”的老志愿者，他亲身感受到了村民对志愿者的态度转变。

由于面向乡镇村屯，“文化志愿春风行”采用的是“蹲点式”“驻村式”

的培训模式。“每周至少1次走到群众中间，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手把手地教，风雨无阻。”林凡凯说，为了不耽误村民白天农活和打工，志愿服务往往安排在晚上，大多数时候，当志愿者结束培训回到家里时，已经过了夜里12点。在一次次不间断的培训后，村民们渐渐跟志愿者亲近起来。

不仅如此，每到一个地方，南宁市群艺馆会派出小组提前采风，看看群众缺什么、想要什么类型的辅导，再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安排辅导。在上林县镇圩乡，林凡凯从当地文化站站长那听到一个关于“脱肛”的传说，于是他为当地的文艺队编了舞蹈《脱肛》；在马山县小都百村，志愿者李希从零开始，一点点辅导村民学习二胡，最后排练出节奏欢快的二胡演奏《赛马》……

辅导工作固然辛苦，但志愿者们甘之如饴。“基层群众文艺基础虽然薄弱，但他们也是文化的创造者，能让我们源源不断地汲取养分。”志愿者毕莹说，“看着他们从自卑到自信，从手脚不知道该怎么放到从容地跳舞、欢快地歌唱，从零散地参与到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不仅是基层群众的成长，也是我们的收获。”